

吳郡志卷四十六

吳郡 范成大

撰



異聞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卽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爲之號泣石上忽有題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

汲古閣

毛氏

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攜一白甕瓶自陽羨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惡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壺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咄咄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入瓶悄然無跡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它



日同濟者見有涯攜杖於虎丘劔池側箕踞  
而坐知其異人不敢逼問

樹萱錄

慶曆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  
朱虵長尺餘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  
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  
有展刺來謁者稱進士朱浚少年風骨清聳  
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  
爾坐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  
相從過橋已有彩舫艤岸浚拉元登舟去如

吳郡卷四十六

二

飛俄至一山數十吏立埃水濱乘元以肩輿  
欵至其處朱扉侍衛甚嚴殿閣凌空王侯之  
居莫及也一人高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  
人吏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答拜  
曰小子閒遊江岸不幸爲頑童所辱幾死其  
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爲江  
濱土矣元方記救虵事王顧浚令百拜且持  
元坐受其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  
元從容謂王曰願聞王所以居此王曰吾南



海鱗長有薄功于世上帝命爲安流王且使  
居此江湖清深易作膏澤水甘泉潔足以養  
老又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納  
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  
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與女升舟諸  
吏送之少選至長橋別去女童自言小字雲  
姐年十三矣言笑惠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  
詔下明日當試女童曰我爲君入禮闈竊所  
試題出門不久復還探懷出題元檢閱宿備

吳郡卷四十六

明日入試果脗合旣捷薦名遂登科調丹徒  
簿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

離席苒苒不復見

朱虵記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墻壁  
悉似在字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臥  
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  
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潮高二丈



餘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居凡邊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半橋南至平望皆如掃內外死者萬餘人翌日水退村人漸獲流尸蘇匠爲棺一日盡售無以繼之人云吳江以北民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析而爲薪中有大吉字遂獻諸朝時郡學立石一株中夜有光發石上教官作瑞石放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火光滿庭東壁楣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之

宣和間楊密字之損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雲濤涵湧震動窻戶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棊局及石整二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觀



見青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卽起凌波而去視局上已五十許子密案爲圖以視善奕者歎其妙而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爲奇事圖嘗板行今逸之堂亦更爲廳事矣

丞郭某所記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者一勣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曉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字大小逸二尺許好事者或模印之

通鑑本末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嘗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

吳郡卷四十六

五

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亟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卽命褫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

年遂卒

談選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鞢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



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爲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罷食以手捧首而駮意若懽感者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而駮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汲古閣

毛氏正本

六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賞遙見好女子小舟獨棹煙波間忠悅之作詩贈之有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得詩攜歸呈其父蓋隱淪客也嘉忠其詩遂以女妻忠汎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

清隱集

吳郡志卷四十六

終

同韻強多也晉詩也  
董刊丁虞山汲古閣